

涌动的港潮

● 献给北仑建区15周年
中共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 编

宁波出版社

涌动的浪潮

献给北仑建区 15 周年

中共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 编

宁波出版社

1999.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涌动的港潮：献给北仑建区 15 周年/中共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编. —宁波：宁波出版社，1999. 8

ISBN 7-80602-318-6

I. 涌…… II. 中…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
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6263 号

书 名：涌动的港潮——献给北仑建区 15 周年

编 者：中共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徐 飞

封面设计：求实

出版发行：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印 刷：宁波市甬江印刷厂二分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25 千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80602-318-6/I·44

定 价：10.00 元

序

李浙杭

在宁波市北仑区建区 15 周年之际,我区的作家和文学青年以这本集子——《涌动的港潮》作为一份薄礼献给这块热土。

北仑区,以东海明珠——雄伟的北仑港命名,位于宁波市东郊、浙江省陆地的最东端。境东与舟山群岛咫尺相望,南濒象山港,西接鄞境,北沿甬江口,腹地由宁绍平原延伸部分及穿山半岛组成。解放后,她一直是原镇海县甬江南岸部分。1984 年初,为加快宁波的开发建设,经浙江省政府批准,宁波市建立滨海区,后扩大行政区划,并改名为北仑区。现辖 7 镇 2 乡,面积 585 平方公里,人口 32 万,是一个以港口、电力、钢铁、石化等重工业为主导,农业、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全面发展的沿海开放城区。境内,北仑大港畅通五洲四海,高速公路、铁路连接甬、杭、沪,交通极为便捷,讯息传媒兴旺发达。

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作家和文学青年们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边工作,边创作,每年有许多佳作散见在省、市乃至国家级的报刊杂志上。这本集子只是撷取了其中的一部分,但基本上反映了北仑文学创作队伍的阵容。这些作品,热情讴歌北仑这块黄金海岸发生的巨变,深刻揭示社会变革在人们心灵深处造成的猛烈冲击,弘扬了真善美,鞭挞了假恶丑,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回想建区之初,北仑的文学创作队伍犹如一朵朵小花,柔弱而零散。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经区委宣传部的具体组织和指导,1989 年 9 月成立了北仑区文学工作者协会,1998 年 5 月又升格为北仑区作家协会(筹)。作家们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涌动的港潮

与外界的联系也日趋密切,作者队伍不断扩大,从而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

如今,我们编辑、出版这本集子,既是北仑文学作家(作者)以建区 15 年来的成绩向广大读者的一次汇报,也是对北仑作家和文学青年辛勤的创作进行的一次检阅。我们期待着作家(作者)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不辜负北仑人民的期望,告慰这片欣欣向荣的热土地。

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

(作者为中共宁波市北仑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中篇小说

余通化	校门外面是马路 3
刘 琼	你以为你是谁 35
乐胜龙	狂潮里的爱与恨 64

短篇小说

杨世耀	船夫 109
周保欣	爬上树梢就行 122
杜锡平	橹声悠悠 141
黄 洪	血色星期天 151
黄梦燕	其苟出山 162
朱平兆	龙 168
陈吉伟	小店 175
施国梁	科长哥们 181
王荣胜	评先 188

诗 歌

戴中平	年轻的港城 195
	音乐会上的希思 200
	题朋友的相册 201
	籍贯 202
虞时中	情歌 204
	与一位诗人交朋友 207
	面对收割完毕的土地 208
	苹果 209
力 云	桔爱 211
	我是一只鸟 212
	三月之爱 213
	想起一棵泡桐树 214
贺 诚	向北仑 215
郑孟杰	走进城市的史籍 217
	枫叶 218
	许多年 220
朱 伟	黑土地 222
	是什么把我们养育 223
王文晶	看见港口,我看见一种胸怀 225
	深水泊位 226

散 文

俞苏伟	雪山上的帐篷旅馆 231
	高原风景线 233

白 陵	泰山日出 236
	故国情思 237
李培维	为耳朵说上两句 240
周山涓	白衣绿裙 243
	怀孕三题 245
韩光智	告别陋室 248
沈 冰	爷爷的眼镜 250
	听雨 252
金锡逊	坐在轮子上 254
婉 君	往事如梦 256
詹忆宁	温馨的感觉 260
张晓红	看云 262
凌晓军	“会风”闲谈 264
张仿治	寻春 266
石志藏	父亲 268
徐仁根	家麻雀 野麻雀 270
梅采琼	海滩石 272
张维萍	母亲和嫁妆 274
屠明华	思郎曲 277

中篇小说



校 门 外 面 是 马 路

在人家都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地离开教室时，老路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步没挪，连文具书包都没有收拾，课本作业簿笔盒子草稿纸……依然摊得乱七八糟的满桌都是。他坐的也依然是那副姿势：右手指夹着一支笔，左手掌托着脑袋作沉思状，很投入的样子。好像刚才那阵很清脆很响亮的夜自学下课的铃声大家都听到了惟独他没有听到，或者虽然听到了但他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不消灭“豺狼”（作业）绝不下“战场”（教室）。

装得挺像的，太像了。

可老路演这出戏实在是出于无奈，舍此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白天已整整坐了一天，晚上又坐了两堂夜自学课，谁还愿意继续坐下去？况且从下夜自学课到熄灯这段时间一晃就过，谁又高兴黑灯瞎火地钻进蚊帐？

老路有难言的苦衷哪！

从七八十华里外的偏僻渔村初中考上这所省重点高中，老路觉得什么都能适应，各门功课也都不比谁差，就是一样东西跟不上：钞票。老路并不姓路，三个字的姓名中也没有一个是“路”字。开始他莫名其妙，怎么都叫他“老路”呢？后来才知道那是人家送给他的雅号，是简称，全称应为“土八路”。老路开始还真

有点生气,后来也只好认了,心里不得不承认自己比这些城市学生“土”,有点自惭形秽。别的不说,就说身上穿的衬衫吧。报到那天是他老爸陪他上的城,父子俩在地摊上左挑右挑讨价还价买了一件,当时老路还觉得挺满意认为挺潮流挺时髦绝对“摆得上台面”,谁知到学校后一穿上,人家一眼就看出是地摊货。人家穿的是洛兹、杉杉、雅戈尔……都是名牌,领子怎么洗都不皱。老路那件只洗了一次领子就再也挺不起来了。穿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吃。食堂的菜贵得吓人,两元一份的菜还是中档的。老路第一次不知深浅与大伙儿同时去吃,以后就避开同班同学挨到快散场的时候去吃。可白天吃饭能避开晚上吃夜宵就难避了。这儿的学生兴吃夜宵,老路对这个文绉绉的词挺反感,什么夜宵,不就是夜点心吗?老路从来没有吃夜点心的习惯,就是在中考前那个艰苦拼搏的冲刺阶段,每夜熬到十点十一点都没想到要吃。可它却是这儿一道十分时髦的风景。下夜自学课的铃声一响,大伙儿不是直接回寝室而是先去小卖部,买回一包一袋,再在寝室里围在一起,或躺或坐或立,一边津津有味地啃着嚼着,一边吹牛皮扯山海经。好像没有这个节目就不能给一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不是尴尬了老路吗?同一寝室面对面的,人家都吃你好意思不吃?你不吃人家就会把他的那份推到你面前叫你吃吃吃,挺客气的样子,你吃还是不吃?为此,老路有时也不得到小卖部去买几次,死要面子活受罪。亏得在中考之后那段休息的日子里老路下海涂挣了些钱,老爸老妈让他留着自己用,老路还能应付一下。可一次两次应付得了,十次几十次没完没了的怎么应付得了呢?现在老路的口袋里只有几枚一元面额的硬币了,那是他硬留着这星期回家“领工资”(大家都管父母给的生活费叫工资)的车费,还只够挤公交不能坐中巴。那是绝对不能动的,否则,大热天这七八十里的路要用双腿去“丈量”不就惨了嘛!因此,老路不得不采取躲避战术,不得不在

下夜自学课后仍装模作样地坐在教室演这出戏——做作业。

人很快走光了，教室里一下子变得特静特静，就像海潮哗哗地退走后留下的海涂；日光灯却热闹起来，吱吱吱吱叫得格外来劲，恰像蟹们虾们待海潮退后忙不迭地爬出来赶热闹。老路是下涂捕捞蟹虾的能手，只要出去，没有空手而归的。自从到这儿读书后一直没有下过涂，想起来手就有点痒痒的。食堂的菜这么贵，这星期回家后不如去捕点蟹虾来改善改善伙食。他这么想。

老路伸手看了下表。已过去了十多分钟，再坐十多分钟就行了，这样走到寝室大概刚好熄灯，今晚就可避过去了。以后没钱时也可这样避。他想先把课桌上的课本作业簿整理收拾掉，这些全是遮人耳目的“道具”，现在教室没人了，没有必要“演戏”了。谁知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闯了进来，令老路猝不及防吃惊不小。

进来的是班长夏雪，一个既漂亮学习成绩又特好的女孩子。她见老路一个人坐着有点诧异，说，咦？你还没走啊？我远远看到教室里有灯光还以为最后一个同学出去时忘了关灯，没想到你没走。老路红着脸挺不自然地说，对，我没走，我想把这几道题做做好。心里却在说亏得还没把这些“道具”收拾掉，否则就要出洋相了。夏雪大概刚从小卖部来，胸前抱着一个装潢得挺讲究的饼干袋。老路以为她会立即离开，谁知她款款地走了过来一直走到老路的课桌前，朝老路赞赏似的一笑，说，你真用功，你们农村来的同学比我们城市学生用功多了。说着竟俯下身子想看老路摊在课桌上的作业簿，一副敬佩和虚心好学的样子。老路心里格登一下，作业簿是“道具”是装装样子的怎么能给她看呢？他急不择言，说，啊……不！同时伸出手去想把簿子掩住，哪知慌乱之中碰到了夏雪的脸。他立即像被火烫着了似的抽回手，夏雪似乎也震了一下却显得毫无触觉似的继续俯着身

子看。看了半晌也不知她究竟有没有看出破绽来，她只是在直起身子后朝老路不自然地笑了笑，忽然从胸前抱着的那个装潢考究的大饼干袋中抓了若干包小袋饼干出来，轻轻地往老路的课桌上一放，说了句“早点休息，啊”，转身离去。

老路呆呆地怔在那里半晌不会动弹。夏雪拿饼干给他吃还冲他这么笑笑究竟什么意思？像她这么聪明的人还看不出破绽来吗？她绝对看出来，并由此推断出了他呆在教室里的原因。她是在同情他甚至可怜他……想到这一点老路后悔极了，早知这样还不如一下夜自学课就回寝室去，在女孩子面前尤其在夏雪这样聪明漂亮的女孩子面前出洋相还不如在男同胞面前出洋相。太丢脸了，简直无地自容……

哎哟老路，你躲到哪里去了？我快要到公安局去报案哩！

老路快走到寝室时，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戏谑地喊。是大名鼎鼎的“胖头鱼”何杰。

怎么？忘记啦？“胖头鱼”拍了一下他肩胛。

老路“哦”了一声，这才想起“胖头鱼”曾几次邀他去吃夜宵。咱到外面吃去，潇洒点。“胖头鱼”说这话时挺胸凸肚的，还挥了挥手，好像是腰缠万贯的大款。老路哧的一笑压根儿没把“胖头鱼”的话当回事，因为“胖头鱼”虽然花钱似流水，但对别人却十分小气，平时人家向他借几角菜票他都记得贼牢，怎么能相信他会请你的客呢？更何况老路也不想为区区小事而让人家破钞白吃人家的。

谁知“胖头鱼”这次是动了真的。他说要是老路不给他面子他心里过不去，夜里也睡不着觉。

有这么严重？老路觉得好笑，上次那件事情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值得你“胖头鱼”这么耿耿于怀的吗？

那是上一个星期天，寝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回家的回家，没

有回家的逛街,就剩下老路一个。老路本也想跟着那些逛街的一同逛街去,开学这么些日子了还没好好逛过一次街,许多路都不熟悉。可一想到这帮人都是花爹娘的钱不心痛,路过卡拉 OK 厅说不准会进去 OK 一下,路过电子游戏室也难说不会进去玩几盘,就没跟去。他先到教室做了功课,又在阅览室看了几本杂志,就漫无目的地溜出了学校散步。校门外面是马路,马路的这一头通向这座城市的闹市区,两边高楼林立,商场商厦琳琅满目。马路的那一头通往郊区农村,两边平展展空旷除了庄稼还是庄稼。老路当然向“这一头”溜达。走着走着竟走到一处陌生的地方,不知怎么返回。他正考虑要不要问一下,突然见一人不要命似的迎面跑来,后面有两个人穷追不舍。那人逃到老路眼前时老路“啊”地惊叫了一声,那人也“啊”地惊叫了一声,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与老路同班又同寝室的“胖头鱼”何杰。老路对“胖头鱼”平时有反感,因为他的“土八路”后来又简称“老路”的绰号就是“胖头鱼”给起的。这家伙在解释何以简称“老路”而不是“老土”时摇头晃脑一副得意相,说“老土”太直太露人家一听就知道是土里土气的意思太俗就没劲,“老路”则含而不露叫人捉摸还显得雅。说得大家都笑。当时老路恨不能扇他几个耳光。以后他就不大理他。可现在他被人追打老路总不能见死不救吧?毕竟是同班同寝室的同学。他说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追你?“胖头鱼”面色死灰喘着粗气哪里还说得清?这时那两人已追到眼前。“胖头鱼”躲在老路身后拿老路做盾牌似的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地闪躲,那两人就往老路身边左一拳右一拳地打,还朝老路吼,死开,不死开把你也打进在内!老路本来就想救“胖头鱼”为“胖头鱼”参战,这下有了借口,说来吧老子今天要教训教训你俩小子。那两人并非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都是与“胖头鱼”、老路差不多年纪的大孩子,或许也是高中生。在海涂上练就了一身鼓鼓肌肉的老路哪会把他们放在眼里,只几拳就把其

中一个打翻在地,另一个见状不妙拔腿就跑。“胖头鱼”想打死老虎蹿上去要踢那个倒地的小子,被老路抓住了,说让他去吧。那倒地的小子连忙爬起连裤子都不拍就狼狈逃窜,在逃出一段路之后才回过头来朝他们恶狠狠地骂,其中有一句骂“胖头鱼”是贼胚江湖大盗,“胖头鱼”好像无力回嘴的样子。老路问“胖头鱼”怎么回事,“胖头鱼”说他是疯狗,乱咬的。“胖头鱼”又说,老路你瞧着,我何某人不是忘恩负义之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老路哧的一笑,说,我不要你什么报答,只要你以后不叫我的绰号就行了。“胖头鱼”不以为然地说,绰号有什么不好?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为什么个个都有绰号?我的绰号比你难听多了吧?但我觉得挺合适,爹娘造就我的就这副尊容呗,谁叫我我都应。说得老路也笑起来。

现在,“胖头鱼”说,走走走,外面去外面去,我的肚子早已咕叫了。

老路说,就为上次那件事请我?我不去。

“胖头鱼”说,不光为上次那件事,还有其他事情跟你商量。

老路说,什么事?

“胖头鱼”说,边吃边谈边吃边谈,现在都作兴这样。

老路说,快熄灯了。

“胖头鱼”说,熄灯怕什么?走吧走吧,拉拉扯扯难看不难看
.....

校门外面是马路,马路对面是一溜儿专赚学生钞票的小吃店,年糕面条馄饨包子酒菜饭应有尽有,锅铲瓢勺敲得清脆悦耳,阵阵香气飘逸弥漫,吊人胃口。老路过去曾想这么多的小吃店难道有这么多人去吃?现在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家家小吃店都坐满了人,有的甚至站在一边等人家吃好再坐。老路真有点可怜自己,人家多潇洒!

“胖头鱼”领着老路一连看了好几家,最后总算找到了一家

比较不挤的,恰好只有两个空座位,那也是人家吃好刚走开的。“胖头鱼”挑了几个冷盘,点了几个炒菜,要了两瓶啤酒。老路吓了一跳,说你疯啦?我还以为吃碗面条什么的,早知你搞得这么复杂万万不会来。“胖头鱼”不以为然地一笑,说,不会花钱的也不懂如何赚钱,会花钱的才会赚钱,懂不懂?老路说,赚钱?咱学生还去赚钱?难道你的钱不是爹娘给的而是自己赚的?“胖头鱼”说,咋不能赚钱呢?坦率告诉你,我的钱一半是爹娘给的,一半是自己赚的,你信不信?老路说不信,你倒说说是怎么赚的。“胖头鱼”讪讪地一笑,端起杯子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嘴巴边一圈白沫,抬手抹了一把,说,不怕你笑,我干的这行跟叫花子差不多,就是捡废铜烂铁卖。刚才请你来时我不是说不光是为了上次那件事还要同你商量别的事吗?就是同你商量咱俩合作赚钱,有没有这个兴趣?老路笑起来,说,叫我也去当叫花子捡废铜烂铁?“胖头鱼”说哪能叫你也干这个呢?你有别的赚钱本领。老路说我有什么本领?“胖头鱼”说,你有,绝对有。你不是会下海涂捕蟹捕虾吗?咱俩合作起来,你只负责捕,我负责运输出卖,收入对半分,怎么样?老路吃了一惊,看来这家伙今天是有备而来经过一番策划的。可时间呢?哪来的时间?都要读书的啊!“胖头鱼”说,又不是每天都去搞,大礼拜搞搞差不多了。老路说,也会影响学习的。“胖头鱼”说,怎么会呢?又不是高二高三,高二高三是不能分心的,高一就不一样。不是说“高一蓄锐养精,高二磨刀练兵,高三陷阵冲锋”吗?趁现在还轻松,狠狠赚它一把。老路给说得笑起来,说看不出你还一套一套的。“胖头鱼”却不笑,仍一脸认真地规劝老路,说,其实大可不必顾虑会不会影响学习。咱都是省重点中学的学生,能迈进这所学校门槛的智商总比人家高一点,这用不着谦虚吧?咱们随水余余,也够其他学校的学生追得满头大汗了。见老路没吭声,“胖头鱼”又说,其实咱班里暗暗在外打工挣钱的人不少哩,不然哪能都这